

1934年12月，时已由沪来北平担任陆军次长的杨梧山，在泰丰楼设席宴请老朋友余叔岩。余叔岩带着次女余慧清出席，父女俩左臂都戴着黑纱。原来此时距余慧清的生身母亲陈淑铭逝世仅一个月，可谓热孝在身。在泰丰楼宴会的觥筹交错之间，杨梧山请余叔岩多多关照京剧奇才孟小冬。这次请宴是希望余叔岩为她说戏。孟小冬当席请教。这一天说的是《击鼓骂曹》，孟小冬此戏得之于陈彦衡，有较好的基础，余叔岩为孟小冬指点了几个关键处，并把《骂曹》整出戏大体说了一遍。

### 因材施教 倾心相授

小冬自沪北上求师十年来，自学了不少余派戏，但正式拜余为师至今还不能如愿。而工夫不负有心人，她的机会终于来了。

据说梅、余曾是好友，多次同台演出，但由于旁人的挑拨，已多年不交往了。在1930年的一次义演上，梅、余合作演出《打渔杀家》，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合作。因此，余叔岩有此顾虑，也不无道理。但这时马上有人说：“那好办，请兰芳出来说话，保证不吃醋、不干涉，行吗？”此刻满座哄笑，余叔岩连连摆手，说道：“慢来慢来，男教师收女徒，教学练功时难免挽手扶肩，诸多不便，人言可畏啊！”这时杨梧山插话说：“原来你不是重男轻女，而是生怕男女授受不亲啊！那好办，你的二位女公子不是都喜欢戏吗？小冬学戏时，请慧文、慧清（余叔岩女儿名）陪学，如此这般，外人能说什么呢？”大家都说，是个好主意，余叔岩一时语塞，不便再拒。第二天，也是请窦公颖等人出面介绍，于10月21日在北京泰丰楼正式收孟小冬为徒。余叔岩对李少春、孟小冬两位难得英才因材施教，倾心传授。孟小冬立雪余门，每天在余家吊嗓、学戏。她对余氏夫妇敬如双亲，与两位师妹也处得情同手足。

开教时，余大贤先对二人说：“你们既愿意跟我学，须把你们本来会的全丢掉，从头跟我来。”各人先暂教一出，教李靠把戏《战太平》，先教出场几步。叔岩自己比样，先念“回府”，走了几步到台口，然后命少春学走。叔岩口念锣鼓经，以手指点，走了数遍，总是不行，叔岩命其回家温习。教孟唱工戏《洪羊洞》，先命唱一段听听。孟唱从叔岩的唱片所学“叹杨家投宋主心血用尽”一段，叔岩笑说：“很好，但内里的玩意儿未曾学到，咱们慢慢来吧。”教唱之前，先教念白，以《一捧雪》之念白打底子，念熟之后，再教《洪羊洞》。由此二人孜孜不倦，一个月后，居然学成。

### “岩叔”亲自把场

先由李少春在新新戏院（同年农历十月十二日夜戏）露演《战太平》，果然卖了个满堂，博得盛誉。过了半个多月，由冬皇露演《洪羊洞》（农历十一月初三日白天），亦在新新戏院，焦孟二将是李春恒与裘盛戎，鲍吉祥之前八贤王后令公魂子，慈瑞全之老军程宣。这算是孟小冬舞台生活中最璀璨的一页，值得大书特书。

演出前，来把场的余叔岩到后台，端详了一下刚扮完妆的孟小冬，说了声：“杨六郎快死啦！”叫她洗脸重新化妆。余叔岩仅在孟小冬脸上敷了一层粉，又在眉眼与额头上淡淡抹上一点胭脂，然后用热毛巾往脸上一盖，就定妆了，显得非常鲜明润泽，突显出杨六郎病中大汗淋漓的虚弱形象。这时，余先生顺口说道：“记住，这把热毛巾太重要了。”

等化妆着装竣事之后，让孟小冬静坐养神。余先生在耳旁叮咛：“你现在就是大宋元帅杨延昭，忧国忧民，忠心耿耿，只是身染重病，有心无



余叔岩与弟子孟小冬、李少春合影。

力，能表达出生理与心理的矛盾和无奈，就是最入戏的杨延昭。”接着又拍着她的肩头嘱咐：“你甭害怕，沉着了气！”说完，余先生就退出了化妆室。这是孟小冬舞台生活中最璀璨的一页，因为有恩师余叔岩亲自“把场”。

开演前，余叔岩手里拿着一杆翡翠嘴的旱烟袋，先来到上场门口，张望上座如何，一看上下座满，才放心了。忽然台下有人看见绿色短旱烟袋在幕帘后晃动，即喊出“余三爷！余三爷！”他人也遂亦鼓掌欢迎，观众见之大为轰动，余大贤急忙拱手缩退到帘后。余叔岩为高徒孟小冬把场，一时脍炙人口，传为佳话。开演后，冬皇饰演六郎缓步而出。这次演出，孟小冬在台上无论唱做，精妙绝伦，自始至终，彩声不绝。演出后佳评如潮。叔岩甚为高兴，对冬皇说：“今天很好，往后你要学任何戏，就跟我学吧。”听了恩师的好评之后，她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沉稳下来，精神安贴地长出一口气。令人惋惜的是，这即是孟小冬拜余后的首次公演，也是她戏曲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公演。抗战胜利后，她只在北平、上海唱过两次义演堂会戏而已。

李少春年富力强，扮相甚佳，有武功，有嗓子，余叔岩对其抱有厚望，以为是自己得意的靠把戏，可有传人了，故先教《战太平》一剧。当晚首演过后，叔岩对少春说：“今晚演得不错，只有几处小地方，有空的时候再对你说说。”但是少春其父小达子挣钱心切，以为儿子能够叫座，已经学成，可以去跑码头，乃接受关外包银，带少春离京。李少春禀告老师，家口累重，暂出谋生。叔岩挽留不住，只好嘱咐几句话：（一）《战太平》尚差一点，不可即灌唱片；（二）不可再唱猴戏，以防毛手毛脚弄惯，影响靠把身段。但少春以余派传人之招牌，各处演唱，大出风头，《战太平》亦灌了一张片子，大赚其钱。又因与李万春竞争，大演猴戏，你排《十八罗汉收大鹏》，我演《十八罗汉斗悟空》，你唱《六耳猕猴》，我即演《真假悟空》。事为余大贤所闻，大失所望。后来李少春再来北京时，虽仍常到范秀轩余府侍师问艺，余师之心已经今非昔比，只是敷衍敷衍而已。后来余叔岩曾对其湖北同乡陶希圣先生说：“除孟小冬之外，我没有门徒！”

其实余叔岩岂真没有门徒吗？贯大元即其第一个弟子，只因其教戏太认真丝毫不肯含糊，有的是资质平庸，不能深造；有的是知难而退，不能深造，如谭富英嗓音音架都够，叔岩以师门所学，还之于师门，诚心诚意想将他教好。先教《桑园寄子》慢板四句，连教几天，总唱得不对。富英此时已成名，其父谭小培不愿儿子牺牲眼前收入，而舍利求艺，就令其干脆停学。又如陈德霖之子陈少霖是余之内弟，叔岩早年倒嗓困顿，多得岳父陈德霖雪中送炭，故想教好陈少霖以报陈家之恩，乃教《宁武关》与少霖，已学过半，而陈少霖又畏难不来，反改从张春彦学戏，叔岩闻之大怒，以后不许进门。再有杨宝忠，能拉能唱，又能拉小提琴，腕力好，人呼其为洋人，每当老师吊嗓时，甚为用心，随取出纸笔写笔记，余师见之，悦，杨又曾带人来偷听，最为犯忌，以此未能终学。其弟杨宝森胆小，虽入余门，并未正式拜师，也没有学到多少戏，只是后从叔岩琴师李佩卿学了几出而已。由此不难看出几个弟子中，能尊师重道百折不挠者，惟冬皇一人。

### 余派“真传” 惜“戏”如金

曾有戏迷撰文称：孟是余唯一的最佳传人，尤其她把老师的脾气也学到了家。余叔岩晚年不肯轻易露演，惜“戏”如金，孟小冬依然如此，她在抗战胜利后，为欢迎蒋介石莅临北平，方打开尘封十年的戏箱，演下一场《四郎探母》中的“见娘”，然后直至第三年来上海为祝杜寿演过两场《搜孤救孤》，从此再也没有粉墨登场，此戏也就成为

孟小冬在京剧舞台上的广陵绝响了。所以这两次堂会戏特别令人难忘，值得纪念。

而孟小冬和余叔岩都是因为身体状况不佳，而坚持不勉强登台。应该说孟小冬继承了余师的戏德，绝不做些只图名利，而不顾舞台艺术形象的事情。正是孟小冬对京剧表演艺术的执着和认真负责，也只有对舞台艺术形象完美追求的艺术家的，才会为后人留下那至今被人称道的广陵绝响。

学戏是一个繁琐和枯燥的过程，为了教好小冬这个徒弟，余叔岩可谓不遗余力。他曾对孟小冬语重心长地讲述自己从前学戏的经过。他告诉孟小冬自己年轻时，每天一大早天不亮就到北京城南金鱼池、窑台喊嗓子，直到天亮才回来。冬天在院子里泼水让地面结冰，然后他穿上靴子在冰上练功。余慧清晚年回忆起当年事时说：“父亲说在演戏时要把自己忘掉，全身投入剧中人，要身临其境地发挥剧中人的心情与动作。他告诉孟小冬，在台上瞪眼时要先拧眉然后再瞪眼，否则露出白眼珠就特别难看。演老年人要注意背、腰和腿的动作：告诉她腰是怎么样往前，腿又是怎样似乎是颤颤的样子；病人又是如何的动作，父亲给她一一做了示范。”

有一次说《捉放曹》，孟小冬唱某字时口劲不对，叔岩就不往下教了，反复纠正了一个星期，才继续教下去。教做工时，叔岩告诉孟小冬要“叠折换胎”。叠折指身段，文人要“扣胸”，老人应“短腿”，背、腰、腿叠成三折。



孟小冬《盗宗卷》饰张苍。

“换胎”指上台后要深入角色，在相当程度上要忘却自我，一出戏有一出戏的唱法，要呈现其独特的精神风貌。另外，凡是余所授的每出戏中的重要唱腔，必教三种唱法，一个高的，一个低的，一个“中略”的。大贤深知“上场”的甘苦，倘若遇上个嗓子有临时变故，那么就可把所说的三个“腔儿”，“随机应变”而用，以免当场出丑，而对不起观众。

当时一些报刊，经常在小冬演完一个剧目后发表剧评。对小冬的唱白，甚至一举手一投足都推崇备至。有一次，孟小冬演《失街亭》，余在后台为她把场，演完卸妆时，有人对她说，你演到“斩谏”时，怒目瞪眼，白眼珠露出太多，不好看。小冬立刻问余如何克服，余随口指点说：“记住，瞪眼别忘拧眉，你试试！”小冬对镜屡试，果然，既好看，又不失剧情中诸葛亮的身份，也不再露白眼珠了。

事情虽然很小，但足以证明余在艺术上的深邃造诣。余对他人曾讲及他对小冬的评价，认为小冬的唱工可到七分，做工最多五分。而小冬的技艺，当时内外城无不称道，声誉极高，而余只给予如是评价，也足以说明余对徒弟要求甚严。在余叔岩的弟子中，受教最长，且得窥其晚年堂奥者，则仅孟小冬一人。

余先生息影舞台以后，有充分时间与空间，精研词腔细微之处，因此对其早年词腔改正甚多。其中有许多与其所留十八张半唱片小异，而由孟小冬吟唱者，不明者多说是孟腔，甚至说是孟派。孟小冬对此一再声明：“天下只有余派，没有孟派，所有与余先生早年词腔小异者皆为余氏自己所改进者。”并且说余先生晚年病榻上谆谆告诫她说：“余今所唱，皆已炉火纯青，你不必、也不可更改一字一腔。”所以她今日所唱亦是照本宣科，绝无自己的兴革。另有唱片公司约孟小冬灌片，有人对她提醒说：“你师父现在靠灌片补生活，你最好不要灌唱片。”小冬即从此再未灌过唱片。

“有志者事竟成”，她终于得到了余叔岩的真传，并在余逝世后全面继承了这一派的衣钵。余派作为我国戏曲史上的一颗明亮灿烂的彗星，先生在人生旅途上停留的时间确实太短暂，但是他留给人们的“余派”艺术真传者，首推孟小冬。□

「冬皇」孟小冬

# 立雪余门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万伯翱 马思猛



孟小冬演出《洪羊洞》时新新大戏院的戏单。